

沙海鬼域

SHAH
GUIYU

一风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沙海鬼域

SHA HAIGUIYU

一风 著

内 容 简 介

艰苦跋涉中的青年作家一风，在文坛上洒脱地走过了十载，从这部书收集的佳作中，可以领略到他特有的气质和风范。

《悬崖》：无形的悬崖如警钟，以它血的呼号，雷之律动，将我们引向对人生的深思；《迷渊》：在典型的环境中，通过对女主人公意识回归的细腻描写，大自然的感召、启迪，表现了自然性的无情的净化力，和人的回归自然趋向。《复归》：小小的风波，引起心之复归，灵魂的自省、意识的流动，于冥冥之中创造了怪诞的氛围。这复归引人人纠结难解的思绪；《爱犬》：由爱犬之死导致父亲病危，凄凄情怀，突出现实的世态炎凉；《第三者》：似乎扬起理性之剑，立意新颖；《沙海鬼域》：以它引人入胜的故事，将我们带向神秘莫测的西方古城……

沙 海 鬼 域

一 风

责任编辑 紫 苇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875 印张200千字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500册

ISBN 7 - 5348 - 0393 - 4/I·188 定价：4.20元

目 录

- 悬崖 (1)
 附《悬崖》创作手记 (60)
- 迷渊 (63)
 附《迷渊》创作手记 (137)
- 复归 (139)
 附《复归》创作手记 (151)
- 爱犬 (153)
 附《爱犬》创作手记 (162)
- 第三者 (164)
 附《第三者》创作手记 (172)
- 烟王与小寡妇 (174)
- 山崖那边的故事 (184)
- 鬼节奇遇 (193)
- 沙海鬼域 (200)
 附《沙海鬼域》创作手记 (312)

悬 崖

在自然界，走错了路可以回头，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时退一步便遗恨终身。是的，人生的路只能向前！

一

当高雷坐上马车，一边听赵继善大叔唠叨，一边从他背后眺望自己村庄的时候，心里不由得轻松起来了。无论怎样吧，战争没有夺去自己的生命，他又带着思想，带着感觉，回到了梦魂萦绕的故乡，就要见到日夜思念的姑娘了，一阵微微的、轻烟似的快感从心头掠过。不过，这种感觉只是持续了几分钟。村头大柳树下白色的墙壁出现了，村边赵爷爷那低低的篱笆门，村前小河边那开满野花的坡坎，也都真实地，一一在高雷眼前出现了。不知为什么，他的脑子开始麻木起来，一种沉重的，使人感到颤栗的情绪，笼罩在他的心头。他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眼前会出现这些？为什么自己不去前线和战友们一块打仗，而跑到这里来？怎么给乡亲们说呢？想到这些，恐惧攫住了他的心，刚才那一丝快感刹那间便荡然无存了。他觉着他的命运就象这辆马车一样，向前

滚动着，颠簸着，不被自己所左右。他真想把赶车人喊住，或者干脆从车上跳下来逃走，逃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去。但是，现实告诉他，这简直是白日做梦，一根粗大无形的绳索，已经把他死死地捆在耻辱柱上了。他完全丧失了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资格，一切都完了。不过，等快要进村的时候，他又重新振作起来，甚至来了勇气。

马车一阵剧烈的颠簸之后，高雷又陷入了那不快的回忆。

那还是在战场上……

二

高雷朦胧中感到胸口压着一块石头，沉重，冰凉，使他喘不过气来。他想尽力分辨出周围的一切，可是眼皮却万分沉重，怎么也睁不开。不知过了多久，他觉着有人在他脸上洒水……

他艰难地睁开了眼睛。四周一片漆黑，狂风怒吼着，雨点象鞭子抽打在他的脸上、身上。他感到头部一阵剧痛，这才想起了刚刚经历过的一次战斗……

这是五月二十七日攻占上海、进军福建以来，一次最残酷的战斗。他们连奉命攻占一个重要高地，开始还比较顺利，没料到埋伏在壕沟下面的一挺重机枪在他们背后吐出了火舌，同志们立刻倒下了一大片。几个战士在指导员的率领下，迂回包抄过去，就在同时，半山腰的大石后面又有一挺

机枪叫了起来，在这一阵密集的弹雨中，全连指战员大部分伤亡了。负了伤的连长，向高雷下了捣毁这个火力点的命令，于是，高雷端着刺刀冲了过去……

当高雷的刺刀逼近敌机枪手的脊背时，一颗炮弹在他的眼前落下了，他顿时失去了知觉……

高雷想挣扎着坐起来，却感到有一个沉重的东西压在他身上。他用手一摸，原来是一个人。此时空中亮起了一道闪电，驱散了墨一般的黑暗，把高雷眼前的一切照得雪亮。借着这一刹那的光亮，他看清了压在他身上的正是敌机枪手——那个杀害同志们的魔鬼。高雷用手去触摸那人的鼻子，发现他还在呼吸。“他娘的，不能便宜了他！”高雷狠狠地骂道。他用力把敌机枪手从自己身上掀下来，在身边摸了一块石头，用左手摸到那人的头部，右手高举石块狠命地砸了下去……

黑暗吞没了一切。高雷闭上眼睛，一阵颤栗传遍了他的全身。他感到寒气袭人，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

残酷吗？是的，南京国民政府违背了人民的意志，破坏停战协定，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名义之下，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国内战争，两年多了，全国人民蒙受了极大的灾难。为了祖国的统一，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和平，第二、三野战军遵照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命令，四月二十一日以来，摧毁了敌人的长江防线，解放了南京、杭州、南昌、上海，全国解放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可是，敌人还在拼命挣扎，战争还在继续进

行，而且战争越是接近结束，越是残酷。

高雷呆坐了好一阵，心才镇静下来。他伸了伸腿和胳膊，发现自己其他地方并没有受伤，只是头部一阵阵火烧一般的疼痛。他辨认了一下方向，便向山下爬去……

风还在刮，雨还在下。饥饿、干渴、疲劳一起向他袭来，他每爬一步，都要耗费极大的精力。后来一个什么软糊糊的东西绊了他一下，他顺手一摸，发现是一具尸体；再向前爬了几步，又遇到了一个。他再也没有力气绕过去了，干脆仰面躺着，张开大口，让雨点落在口内润一润嗓子。

高雷这时想到了死。人死后，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呢？大概也是象现在这样，阴沉沉、冷嗖嗖的吧？不，不会有这风、这雨，那里一定十分平静，无声无息，没有任何色彩，没有任何响动，没有欢笑，没有痛苦，甚至连自我感觉也没有……可是人总是要死的呀！人生在世几十年，有的病死、有的饿死、有的战死……好男儿马革裹尸！接着高雷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父亲。父亲是家乡一带家喻户晓的英雄好汉，他握着一把菜刀，摸进鬼子的炮楼，一连砍了九个鬼子的头，然后投奔新四军，数年后升为连长。在高雷参军的那年三月，他在日本鬼子的一次“铁壁合围”中负伤身亡。现在高雷还珍藏着父亲留给他的那把短剑和一封遗书，他清楚地记得那遗书上有这么一句话：“……现在吃苦、流血都是为了孩子，为孩子以后过个太平日子……”高雷又回到了刚才的思路，不禁为自己的胆怯与恐惧感到惭愧。他以前可从来没有想到过死呀！他知道，战争不是一个人的事，不参

军，不打仗，就会当亡国奴，也会死。村里的好些人不是都无缘无故地被鬼子杀死了吗？那样的死多窝囊！所以，高雷参军以来表现一贯不错，打冲锋他总是奔在前面，长途行军他也从未叫过苦，曾经立过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他也象其他人一样盼望着抗战的胜利。后来胜利了，他同大家一起欢呼、流泪，希望回到家乡跟自己心爱的未婚妻结婚，过过太平日子。谁知道，这希望交织的梦很快就破灭了。南京国民政府在美国政府帮助之下，发动了全国内战，新的战争又开始了。高雷当时也清楚，仗当然要打到底，不打仗，中国就不会统一，苏维埃政府分给农民的土地也不会有保障，以后也不会有好日子过。打就打吧，打到南京去，打到海南去！于是，高雷又毫无顾惧地随军南下了。无论是渡长江、攻南京、打杭州、战上海，他都从未害怕过。然而现在，战争接近了尾声，他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一阵雷声过后，又是一道闪电，山峦、绿树、草地，又在高雷眼前显出了它们的本来面目。距高雷不远的那丛粉红色的野花，特别引起了他的注意。当黑暗再次淹没了一切之后，他又想起了往事。

记得在他故乡村边的坡坎上，也生长着这样一丛丛野花。当他坐在坡坎上看那些野花的时候，身边总坐着一位小姑娘，那就是他现在的未婚妻子文淑。他们从小就在一块放牛，或给兔子割青草，休息时，他们就偎依着坐下来，谈些天真而又毫无意义的话，等到晚霞退尽的时候才回家。高雷十七岁那年，由他的母亲和文淑的父亲作主，让他俩订了

亲。这件事高雷已经千百次地回忆过了，每当想到和那样一个沉静、懂事、可爱的姑娘成家过一辈子，他的心就跳个不停，并且总是用幻想去描绘那琢磨不准的幸福生活……

他又想起了几个月前，他随军南下路过家乡时和文淑匆匆见面的情景。他十分清楚地记得，文淑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是含着泪水的，当时由于家里人在旁边，她只说了一句话：

“打完了仗你就回来。”

高雷回答说：“你等着吧。”

下面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多么想在文淑面前多留一分钟呵！可是，街上集合的哨音响了。

现在高雷还有些后悔，为什么当时不把文淑叫到门外，拉一拉她的手或亲一亲她呢？哪怕时间再短也总算偿了心愿，就是以后战死了，也心甘情愿了。可是……这时高雷头部一阵剧烈的疼痛，使他无法想下去了。他的头脑里产生了一个不变的念头：“我一定要活下去。”

他又昏过去了。

三

等高雷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头部的伤也没有那么疼了。他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就听见两个医生在床边低声谈话：

“他头部的伤怎么样？”

“不算太重，就怕伤了视神经……”

高雷没有睁开眼睛。他在考虑医生的话。“伤不算太重”，那就是说，时间不长，伤就会好的，他还得重返战场，那末未来的一切希望以后还有可能随时随地破灭。“就怕伤了视神经”这后半句话引起了他的思索。对于视神经损伤这样的伤，高雷并不是第一次听到。他记得有一个战友就是被炸伤后，伤了球后视神经，结果双目失明了，但外人看上去，他的眼睛和别人的好眼睛完全一样，就是医生用手电筒、验眼镜，也无法和好人的眼睛鉴别出来。要是对医生说自己的眼睛看不见了，医生一定以为自己是伤了球后视神经，以后仗也不用打了，当然一切又都有了希望。想到这里，高雷紧张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了。接着他又想起了乡亲们和死去的父亲，想起了那无数倒在枪林弹雨中的战友，他觉着惭愧、内疚，并且开始自责。可是，一想起文淑，一想起他以前用幻想交织成的那些甜美的梦，他又感到心安理得了。

高雷睁开了眼睛，正巧，这时护士朝他走过来了。

“啊！你到底醒来了。”护士走到高雷身边，关切地问，“感觉怎么样？饿吗？”

高雷点了点头。

护士转身去了。高雷这会儿在想，等医生来了，自己怎样装出什么也看不见的样子。是的，他想起来了，睁着眼的盲人，他们说话时眼睛大都是盯着一个固定的地方……这时门外传来了医生的脚步声，高雷的心猛烈地跳起来，血液的流动也加快了……

“你好些吗？”医生问。

高雷不去看医生，眼睛死死地盯着房顶，用手指了指自己的眼睛，然后摇了摇头。

“怎么，你的眼睛？……”医生的手在高雷眼前晃了晃，高雷的目光还是凝然不动。

房顶的正中间，挂着一张碗口大的蜘蛛网。一只苍蝇撞在上面，被粘住了。它左突右撞，越挣扎越被粘得紧紧的，最后连翅膀都被蛛网死死地缠住了。不知为什么，高雷觉得自己就象那只蝇子，已经陷入了一张可怕的网，无法自拔了。

治疗开始了，高雷的心又象水面刮过一阵大风一样动荡不安。他明明白白地意识到，他走的是一条通向无底深渊的危险的路，现在回头还不算晚。可他又下不了决心。何必呢？既然这样做了，就该做到底，回头并不意味着在自己的一生中没有做过这件丑事。况且自己还想活下去，还有那使人眼花缭乱的爱情和家庭的幸福在等待着自己。

下一步该怎么走，最要紧的是不要使人看出自己的破绽。

夜里，病室里只剩下高雷一个人的时候，他开始模仿盲人的动作。他从病床上爬起来，闭着眼睛去触摸桌上的烛台、墨水瓶。他的手指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先摸到桌面，然后慢慢向前移动，待触到烛台时才把它抓起；放下时，先用另一只手摸一摸桌子的方位，再慢慢放下。这样反复了几次，他又跳下床来，用脚试着穿上了拖鞋，慢慢地转过身去

迈开了步子。以前看到盲人走路，他总觉着可笑，没想到现在自己竟也“变”成了“瞎子”。他也不得不用脚尖触地向前探寻着，脚步落下时，既得准备着登高台，又得准备着下台阶，每迈一步，都要把脚举得高高的，然后向地面深深地踏下去，而且总得那样奇奇怪怪地用脚心拍打着地面……

三个星期过去了，他伤愈出院，被批准返回故乡。听到这个消息时，他心里十分满足。他决定先向家里发一封信，说明情况。信写好了（当然是让别人代笔的），发出去了，他的心头却又象压了一块石头，这块石头越来越重，越来越使他惶恐不安。就要回到日夜思念的故乡了，就要看见乡亲们了，就要看见文淑了，自己却成了瞎子，能看见一切的瞎子，对一切都要有视无睹。天呀，他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坐上了返回家乡的火车，他的心没有一刻能够平静下来。护送他的小个子战士，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并不停地给他说着宽心话：

“老妈妈一定在门前接你呢，说不定把陈年老酒、过年的腊肉都准备好了呢！”

“嗯。”

“我说呀老高，乐观一点！我听说苏联有个盲人还写了一部很长的小说呢！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小个子搔了搔头皮，“对啦，叫俄司拖拉夫司机（奥斯特洛夫斯基）。”

“嗯。”

小个子看了看高雷那沮丧不安的面孔，极为同情地说：

“老高，你甭难过，打完了仗，我和同志们就去看你，啊？”

“谢谢你。”高雷的脸不自然地抽动了一下，又赶快把头转向了另一边。他知道同志们不一定会去看他，小个子只是说说宽心话罢了。其实不看他或许更好，如果胜利以后他们真的去看他了，那时候他的心里会更难受。

小个子带着战士特有的自豪感，把高雷的情况向周围的人们作了介绍，立刻招致了年轻乘务员的热情招待和旅客们的嘘寒问暖。坐在高雷对面的老太太，哆嗦着双手从篮子里拿出几个大苹果，放在高雷手里，说：“孩子，这是咱自己树上长的，吃吧！”有一个小姑娘怯生生地捧过来一捧花生米，红着脸跑了。

“吃吧！吃吧！”大家都热情地说着，象一家人似的。高雷只是机械地点着头，小个子战士赶忙代表高雷向大家致谢。

高雷手里捧着苹果，望着大家亲切的面容，心里越加不安起来。但转念一想，难道这不是应该的么？为你们，我是出过力、流过血的，就算眼睛没有失明，又有什么呢？难道我的眼睛非失明不可！

想到这，他不但感到一切都理所应当，而且有些气愤了。不过这股怒气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代之而来的，还是那种无片刻安宁的情绪。

四

下了火车，来到区政府复员军人接待处，高雷家乡的村

公所早已派人骑着马车来接了。小个子战士把高雷交给来接的人，就返回部队了。

来接高雷的是年过半百的赵继善大叔。他是村里资格最老的农会会员，有名的“闲事佬”，现在是村里的贫农代表。

赵继善大叔一路上唠叨个没完。“孩子，听说你眼睛失明了，全村人都为你着急呢。我听说这个事就想去骂街，骂蒋该死这害人精，骂他八天八夜——骂！”赵大叔把马车驶向通往太平村的岔道，跳上车，又唠叨开了，“不过，孩子，你不用着急。你的眼睛看不见了，俺大家给你做着吃、做着穿，谁要是不愿意那才是没良心哩！俗话说：“一人为大家，大家帮一人么，以后要搞社会主义啦，还愁个啥？回村你就知道了，你不看，只听听也会觉得新鲜，地主老财全都老老实实在地低下了头，穷人都好象年轻了十几岁。世道大变啦！甭说别的，就说粮食这事吧，过去一亩地只能打八、九十斤，现在少说也打个二、三百斤。有人说，世道变啦，老天爷下的雨里也加了油。这当然是迷信，我可不信这个邪，那还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好？眼下人人有地种，人人有饭吃，不过，孩子，我可不是说村里人都大吃大喝起来了。看看眼前啥火候？前方在打仗，大家都不舍得吃哟！骂！哎，你看我驶的这辆车，”赵大叔突然想到高雷已经失明了，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便满含歉意地望了高雷一眼，见他没有在意，又继续说下去，“我驶的这辆马车，去年往区里送公粮就送了十几趟，累得这匹老马浑身淌汗水。嘿嘿，我对它说：‘眼

下吃点苦算个啥？好日子快要来啦！’”

赵大叔停了一会，从脖子上拿下烟袋说：“孩子，你抽一袋吧。”

高雷摇了摇头。

赵大叔的话并没有完全钻进高雷耳朵里。在赵大叔气愤大骂的时候，他觉得好象在骂自己。是自己欺骗了乡亲们，欺骗了赵大叔。他没想到自己这个举动，会如此地惊动全村父老，至于赵大叔后边的话，他根本就没有听进去。

赵大叔吧嗒了两口烟，接着说：“孩子，我不是在这里给你摆功劳，留在村里的人也没少出力呀！年轻人大都上前线了，家里留下妇女孩子，分了地也种不上，我们这些上了年岁的人能看着不管么？帮他们把地种上，帮他们把粮食收下来，有时候孩子病了，还得帮他们请医生。全村数王修年轻，他还拖着那条残废腿，常常没明没夜地干这干那，一个人顶三个人，谁肩上的担子也不轻啊！当然罗，要比你们在前线流血拼命那当然差远啦。我说的可对？

赵大叔停下来，想让高雷搭话茬。高雷迟疑了一下才明白了他的意思，便搭讪道：“你们也够辛苦啦，大叔。”

赵大叔心满意足地笑了。他觉得高雷这孩子懂事，知道尊重老人，于是话也更多了：“对啦，我还没对你说呢，文淑那孩子听说你伤了眼，她整整哭了两天，咳！文淑可不能变心，要是她心里揣着个小九九，我这个‘闲事佬’可真的要管一管……”

赵继善大叔说的不错，于文淑看了高雷的信是哭了好一

阵，她父亲于老汉百般劝说，她还是伤心不止。对于她的哭，村里人有好多猜测。不少人认为她和高雷的事难成，尽管文淑再通情达理也不行。更多的人担心高雷年轻的就失去了双眼，以后的生活咋过？要是文淑再跟他吹了，他怎么受得了？……人们都在怀着同情和惴惴不安的心，等待这件事的下文。

对于这件事情，心里最有底的是文淑的父亲于老汉。

于老汉自小和高雷的父亲高雄十分相好。他年轻时学了一手好木匠活，街坊邻居谁家坏了风箱、门窗，他都热心去帮忙修理。后来高雷的父亲跟他学了手艺，他俩一个拉上锯，一个拉下锯，吃喝在一块，睡觉在一处，很是合得来。于老汉人缘好，又经得多见得广，后来大家便推他当了村长。日本鬼子扫荡那一年，鬼子进村杀人放火，奸污了高雷的姑姑，高雄一气之下操起一把菜刀就要进鬼子炮楼去拼命。于老汉一把拉住他说：“要想报仇，得咱们齐了心，订了计。”于是于老汉出了个主意，他和村里另外两个人，带上一头大肥猪，十几斤陈年老酒，上了鬼子的炮楼，把鬼子灌了个酩酊大醉，高雄操起一把磨得雪亮的菜刀，趁机砍了岗哨冲进了炮楼，凭着年轻力壮，一团血气，一连砍了九个鬼子的头，然后，放了一把火，把鬼子的炮楼烧成了一片灰烬，打起了包袱投奔新四军去了。事后于老汉受到了牵连，鬼子对他百般拷打，后来又把他绑在树上，一刀砍掉了他一条胳膊。于老汉总算活下来了，可是已经成了残废，木工活再也做不成了，日子过得更加艰难了。